漫堂年譜

漫堂年譜

宋犖自編

宋氏微子之苗裔世居於宋今河南歸德府商丘縣也元以前譜牒散佚西郭外僅存三塚明初有諱貴者葬三塚西是爲始祖二子曰瑾曰讓瑾次子曰霓爲明冢宰莊敏公諱纁之父三子曰雷即犖高祖後橋公也曾祖樂菴公諱暘有隱德年九十四祖復宇公諱沾萬曆辛卯舉人仕山東福山令以循良卒官配張夫人庶丁夫人丁生先考文康公諱權天啟乙丑進士仕

以上係序除抬頭外低一字寫
以下係譜頂格
寫遇四室一
格亦另格起

皇朝為太子太保內翰林國史院大學士配劉夫人庶李孺人趙夫人郝孺人子四長焞李出殁於亂次即肇次炘俱趙夫人出炌郝出

明崇禎七年甲戌

先文康官吏科給事中肇以正月二十六日酉時生於京邸命今名

八年乙亥

余二歲 五月先文康外補山西副使肇隨任

九年丙子

十年丁丑

余四歲。口五月先文康請終養携家歸里。

廿一年戊寅

廿二年己卯

廿三年庚辰

廿四年辛巳

余八歲。入塾。先文康字犖曰牧仲 口六月。叔祖母劉氏卒。劉為先文康仲父諱渥配也。同丁王母嫠居三十年。文康公以犖為嗣孫後一年。凡焞亡。犖仍歸宗。

廿五年壬午

余九歲。三月。流冦李自成破商丘。余僅免。隨逼歸德二十五日城陷

先文康渡河寓山東城武縣。詳余所記壬午脫

難始末。

附記 明末。李冦披猖。中州大河以南無樂土。歲

壬午。三月二十五日。賊逼歸德。先文康公同守

令及諸鄉老。登陴死守三日。力不支。城陷。賊大

肆屠戮。公自擬必死。家且破。顧獨不得一見丁

太夫人為恨。忽晋人為賊者。喘遽過索公。既見

曰公非宋公耶。吾活公。即引至營。掘小窖。匿公。

戒卒守護。而引余僕丘山。貫進孝。入城。遍求太

夫人。劉夫人。及家口俱至。得保全無恙。余時年九歲。隨乳母倉皇走匿民舍。三日。忽一賊挾而去。置之府治前。曰少待。吾即引汝。余望劍戟森森。恐。逃入委巷中。遇一婦。曰。汝非宋公子耶。遂引見一賊。賊方飯。聞之驚。書以飯飯余。曰無恐。因攜歸營。謂其黨曰。吾弟也。善視之。是時余與公及太夫人。存亡不相通者。且十日。至四月初七日。賊語余曰。今日起營矣。吾故晉人。受汝父宋公恩。不及救公。今救汝。遂匿余蘆葦中。去。須臾鐵騎數十萬。達葦過。葦獻踏碎幾半。或以鎗

刺客。颯震有聲。幸不及余。僅以身免。薄暮。隨一僧入城。見家人俱在。家人亦驚余在。乃皆大喜。時餘賊在城者尚衆。土賊亦乘機入使掠。前發公者呼曰。不得犯宋公家。以令箭揷門。一時男婦。逃余家得脫者。數千人。牆上皆滿。踏死者三人。公度殘城不可居。遂攜家出城。將北渡河。隨行者近萬人。公有詩紀之曰。難民隨我行。百家如一族。蓋實錄也。偽二賊騎自後哭馳至。同行皆駭。視之。則前獲公者。曰。吾慮游騎驚公。故復來耳。公宜速渡河。因以椅輿太夫人。下所乘馬。

戴公與余。以二牛載劉夫人。及二姊。肇生母洎庶母郝。控之以行。遇一賊。醉甚。步行持令箭一。長鎗一。沿途刺人爲戲。護公者前呵曰。汝何人。無禮若此。遽引刀殺之。欲令箭付公。曰持此以往。可無恐。因拜辭去。問其姓名。不答。行數里。望見餘賊屯如蟻。詰曰。吾營令箭。汝輩何得持至。家人前紿之曰。營將與吾箭。正欲令持示公等。賊竟不疑。踉蹌走戈丹中。半日出營。抵河上。日暮餓甚。沿河採蔬菜食之。時官軍在河北。河無渡舟。先君索片紙書數字。覓善泅者。夾柄壺。亂流

此行空一字即接上行寫不可另起

而濟求救於官軍明晨官軍駕小舟來迎既濟因之城武居焉韡曰方正德時劉千斤石和尚爲寇有趙鐩者過鈞州慕馬端肅公之爲人護其居而先莊敏嘗拓冠亂亦相戒不敢犯公塵今余舉家顛沛萬死中卒得全如此非先君兩涖晉德澤入人深安能至是哉兩賊以報恩稱而不通姓名又何俠也

九月韡隨先文康遷寓江南鎮江府

廿六年癸未

余十歲口三月先文康起補大名道副使途次

注双行寫

調順廣道。早二月先文康調遵化道。犖俱隨任。

皇清順治元年甲申三月以前崇禎十七年

余十一歲。口三月先文康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涖任三月。流寇李自成陷京師。遣將黃錠等畧地至遵化。先文康祭告崇禎帝。勒兵誅之。會口王師入關。嘉公仗義復仇。口詔巡撫如故。公辭。不許。犖隨任。詳犖所記遵化平偽始末。

附記 先文康撫遵化三月。逆賊李自成。陷京師

先君倉皇調度。以一旅之師。僅而得濟。余時年十一。頗能記憶事。一二僕在行間者。往ヒ道說其詳云。甲申三月。自成既犯闕。分遣偽將軍方面州縣官。遍布畿東。親提賊百萬。往扼山海。而遣騎分逮諸舊官。甚急。公聞變時。會出巡徼外百口猶在遵化。逮者將至。公欲歸見丁太夫人。家人王楷曰。事急矣。同死孤城。無益。乃率楷與楊俊等數人。間道騎一騾。一夜行二百里。走白羊峪。會宣府舊鎮唐公珏。自京師出亡。與公遇遂同至白羊。謀起義。詐敵出。公倦極。卧地。忽守

倫張九重踉蹌至。呼曰。公尚卧耶。太平路偽將黃錠。以五十騎逮公。至。已。公索何尚卧耶。公遽起。顧五十人者。皆舊卒。不忍害公。公嘿計是五十人者可用也。乃呼至前。諭撫慰之。取告以起義故。衆皆諾。獨一人語稍異。公叱曰。鼠子敢爾趣命斬之。唐公琛躍起。拔佩刀。斬異言者首。御衆曰。急取太平。以應吉兆。不半日。至太平路。入郵舍。偽帥黃錠。方鹵一民間女。飾衣服鼓吹。請合巹禮。忽傳公至。錠倉卒出。忘所佩刀。僅帶一小刀。至則公端坐堂上。待錠。錠出不意。惶愕向

上裨公命左右縛鋌〻故悍甚取小刀左右刺
畫卸其衣裸而走家人王楷追之不及適吏陸
魁春帶刀從外入楷急呼曰殺賊殺賊魁春游
人文弱刀又不利斬雙手持刀向鋌〻急掙出
春入兩相值正搥其胸鋌仆衆因殺鋌〻黨箭
從外射入如雨公命持鋌首示之曰偽將已誅
汝等皆吾民亡動衆遂定是夜偽將馬應湖單
三才路喜峯松棚劉東據賊教千路三屯公曰
太平已定汝等誰可分往殺賊者守備米富丢
同姜承印慨然請往公曰須兵幾何王曰不須

兵吾二人足矣公壯之各飲以斗酒上馬攜一大囊馳至喜峯語門者曰宋公有壽禮遣白將軍賊見人少不疑命之進賊坐堂上富王前揖作拜跪狀承印西向倚賊欣然下扶王王奮力抱賊承印以刀砍之誤中王左臂幾斷王終不釋承印遂殺賊二人大呼曰官兵數千且至偽將已斬衆咸讋伏二人以其首拉囊中歸報公大喜顧視王衣袖重頗有物解之血淋淋下也王既報命遂暈絕急以藥救之甦須臾松櫚諸處各殺偽將以應蓋先後僅二日云時自成兵

敗於關門。奔還京。三屯賊劉衆。猶不知也。公度

彼兵衆。未可力勝。密諭舊鎮孔希貴子國治。潛

入爲内應。而公率數騎。至衆營。屛衆耳語曰。公

知自成已敗乎。曰。不知。公曰。今自成敗。三屯義

旅並起。公宜早爲計。遲恐不利。衆心動。遂上馬

擁衆去。三屯一帶俱下。公反遵化。有衆三千。而

遵化僞道喬瞿龍。僞同知張耀然。僞知縣李廷

璞。素憚公威名。雖踞城。不敢害公家。公至城下。

密約舊將張德裕等。以計悉誅之。得僞印七。僞

官十餘人。自成既敗歸京師。聞公誅諸僞將。怒

甚將署道化公召諸將計曰今初起義賴天地之靈三城稍定而賊勢剽悍度不能禦不若乞援閩上與并力賊渠可殲也衆曰首誅賊者公也敢不惟命因共歃血北面拜故主還拜太夫人約合力禦賊而太夫人素知唐公琛驍勇可藉以集事至是泣語琛曰吾知公百口在京師然舉大事者不顧家公急之萬一不測吾孫即若子也唐公感激泣下遂單騎往閩門乞援公慮賊至震驚太夫人令家人奉之夾山身自宿城上禦賊亡果遣鐵騎數千馳至公容令將士

楷前寫不可　照抬
另起

易甲冑旂旛迤出賊後聲言北兵數十萬已至賊惶惑不敢前公乘勢出數百騎馳之賊大奔潰遵化獲全而唐公至關遇　王師具言公仗義復仇狀大嘆美之又數日　王師入都自成奔關陝公迎太夫人入遵化曰故主之仇已報吾事畢矣既請歸田不許　詔撫遵化如故

□六月通州鳳河營一帶土賊祁得珍等作亂先文康討平之舉侍行向經石門遊湯泉余故生亂離中幼失學又往來邊塞戎馬之場好騎惡馬習射獵常飛騎誤墜眢井中遇田夫救之出

文叔行寫注
在脩及之下

一日。追黑白兎出塞外百里。不移時還後吳江

計甫草東贈余文脩及之

附文畧 宋子十歲。精騎射。其騎。則能御駃駛之馬。上下峻阪。一日行四五百里。其射。則能挿矢於地。縱馬射之。兩矢相合。不爽黍失。我聞王陽明先生。九歲時。從其父海日公於都門。間脫身走居庸紫荊倒馬諸險要。縱觀邊塞。於是才志雄拔。意氣適上。及長。遂能兼理學事功文章之盛。宋子幼時。亦從文康公視師漁陽。歷覽關塞嘗飛騎追黑白兎。躡林窟躡蹤之出。不能馳而

殁也。

二年乙酉

三年丙戌

余十三歲。先文康以大學士范公。文程等薦歷
內翰林國史院大學士。舉隨任學聲律學書

四年丁亥

余十四歲。三月

上諭諭吏兵二部。國家當開創之初。文武大臣俱
為國宣力。在京三品以上。在外總督巡撫提督
總兵。各送親子一人。入朝侍衛。察試才能授以

任使肇導 諭入朝爲三等侍衛秉馬佩刀每日寅刻由東華門入隨勲舊大臣環坐左翼門下辰刻隨諸大臣至 乾清宮侍

太皇太后

世祖章皇帝饍蒙 賜食食罷歸寓午刻復入申刻於 保和殿侍

世祖章皇帝饍亦蒙 賜食日入而歸率以爲常凡 郊廟朝會皆得厠屬車豹尾間大宴則環坐 太和殿内東偏 御座之旁一日 賜宴肇取珍果一二置懷中蒙 天語垂問肇跪奏

臣祖母丁氏年七十。臣將攜以奉榮君賜。臣冒
昧罪當死。 上笑曰。此後聽汝攜歸。華因倫油
素為包裹具。每宴罷懷袖間纍纍。皆上珍。丁太
夫人顧而喜曰。孺子荷 天寵乃爾。爾父子當
思所以報。 九月。大羽獵。自午門前乘馬佩弓
矢扈 蹕行。歷文安霸州。西山。凡二旬而返。每
日五鼓。至木城外。下馬。解弓矢佩刀。由東門經
慢城入。環坐 御帳外東偏。昧爽。 上於帳前
涼棚下壓座。茶罷。起 駕。急趨上馬。萬騎騰驟。
飛塵障天。咫尺不辨人馬。頃之。乃按轡徐行。遙

望圍場已數十里矣。圍分三重。上與諸王大臣居中。二重衆官。三重甲兵。各按旗色。步伍肅然。毋敢闌入內圍者。獨侍衛出入不禁。犖時附鑲黃旗下。辰巳之交。駐蹕進饍。衆皆下馬。出所攜乾餱。酌野水而食。須臾上馬。馳驟如前。日落　駐蹕。得獐麋雉兎。無算。或　頒賜。或付行厨。凡行宮供具。皆於辰刻預設之。漏下二鼓。由東門出。於圍之二重。東偏尋帳房就寢。遂經桑乾河。天寒水縮。尚數丈餘。犖揚鞭大呼。躍馬而過。上顧之色喜。遂衣　賜鵰翎箭五。　十月

迎娶同邑葉氏少余一歲明兵部左侍郎諱廷桂女

五年戊子

余十五歲

上命內大臣率侍衛諸臣赴內院同大學士考察試書一紙分別文武文以通判州判武以都司守備用犖拔第一應授通判先文康啟奏犖弱齡不諳政事乞停銓督令讀書候鄉試 詔可

十二月王母丁太夫人卒

六年己丑

余十六歲。隨先文康歸里。葬丁太夫人。

七年庚寅

八年辛卯

余十八歲。正月。先文康致仕。五月。長男基生。葉夫人出。六月。先文康延故人賈靜子先生開宗門人侯朝宗方域。與犖講習詩文。里中舊有雪園社。又名應社。以應江南復社。故名。鼎革後風流雲散。獨二公在。復邀徐恭士作肅。來玉世琛。徐邇皇鄰唐及余為雪園六子社。朝宗為之序。余自罷侍衛以來。得清羸疾。至是益甚

序双行寫注
在略盡矣下

遂藥餌終身。曩時羽林期門豪氣。剗除畧盡矣。

附社序畧

社者。古道也。擧必以文事焉。古者造士於鄉。教化大行。才賢輩出。則聽其敎業而樂羣。相見則執雉爲贄。傳曰。執雉者。取文明也。文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吾向者竇圖之君子。有若吳孙伯裔。伯肩。徐子作霖。劉子伯愚。嘗與吾二三子爲之。其從而爲之羽翼者。莫不以文釆自著。而以男行相砥。甚盛事也。亡何。雪竇有厄難。四子者死。余與賈子開宗。散而之四方。徐子作謝。與其姪世琛。抹椽衆。僤鋤田野。雪園之社

虞無人焉。嗚呼。雪園非遂無人也。而其文章散佚。流風歇絶。卒無有爲之收拾而振起之者。雖謂之無人可也。乙酉。余自吳反。賈子自淮陰歸。而徐子相見。欷歔言及雪園舊事。流連者久之。已而曰。吾四子可以社矣。是固吾雪園之幸而存者也。余曰。姑待之。於是三年焉。而徐子鄰唐出。徐子宿儒也。又五年焉。而宋子舉學成於燕而至。宋子年少有異材。是吾昔者雪園四子之所未及見者也。於是相與左之右之。朝夕而切磨之。又二年焉。而六子之社以成。侯子曰。吾昔

者豈圖四子不可追矣。求之三年。而得一徐子焉。求之五年。而得一宋子焉。又二年。而合徐子宋子。與吾四子者。而乃為太子焉。然則祖之以六子名也。夫豈存乎見少哉。

九年壬辰

余十九歲　六月先文康薨。河南巡撫以訃聞

賜祭九壇。遣官造葬。贈少保兼太子太保。廕一子中書舍人。舉已授侍衛。例應男基承廕。議與弟炌。

十年癸巳

余二十歲。□十二月。爲先文康舉葬禮。

卋一年甲午

余二十一歲。□九月。葺東郊古竹園。凡名流過中州。如計孝廉東。陳檢討維崧。皆下榻園中。蘇門孫徵君鍾元先生。書來勸學。余因附弟子行。

只刻古竹園詩集。

卋二年乙未

余二十二歲。□五月。爲江南之遊。道滁州。訪醉翁亭。瑯琊寺。月杪。抵金陵。□六月。與張爾公自烈。杜于皇濬。康小范范生。吳漢若灌。時陳伯璣

允衡董文友以寧會於秦淮賦詩紀事過高座寺訪無可大師即方公以智偕遊牛首獻花巖燕子磯諸勝購秘書名蹟甚富至蕪湖與蕭尺木雲從唐祖命允甲諸公會於識舟亭還經采石欲登天門以風駛揚帆而過七月返里

十三年丙申

余二十三歲刻嘉禾堂詩集七月男至生葉夫人出

十四年丁酉

余二十四歲六月如京八月應順天鄉試

不第。前輩孫侍郎承澤。王文貞公崇簡。通門熊學士伯龍。宋宗丞徵輿諸公。皆時相過從。為文酒之會。此後每至輦下。勝友雲集。投贈詩文。往往成帙。是月。男陸生。葉夫人出。十月返里。

十五年戊戌

余二十五歲。與弟炘炌讀書西園。園為余家三世讀書處。

十六年己亥

余二十六歲。五月。

上允河南巡撫請。舉易名之典。賜先臣謚文

康。六月。劉夫人卒。
十七年庚子
余二十七歲。十二月男著生。葉夫人出。
十八年辛丑
余二十八歲。十二月奉先妣劉夫人匶。祔葬
於文康公。
康熙元年壬寅
二年癸卯
余三十歲。六月攜弟炘。炌如京應試。寓柳湖
寺。余以病不與試。刻柳湖詩草。

三年甲辰

余三十一歲除湖廣黃州府通判得送行詩一帙汪鈍翁琬爲之序六月抵任 □憶余家居時嘗命作蘇子瞻像貌已侍其側及笠屐竟得黃州鈍翁說鈴曾載此事

四年乙巳

余三十二歲麻城武生某與嫂有姦忽彼此訐訟余承讞執法定擬大府示意欲寬之余堅不爲動雖二人卒賄脫而直聲頗振從此承讞多案無敢干以私者暇則同王子雲一翥張長人仁熙遊赤

壁或渡江窮寒溪西山大小洄諸勝吟嘯終日

五年丙午

余三十三歲。二月男基入邑庠。三月納妾薛氏揚州人。十月基娶婦鹿邑狄氏兵部主事宗哲女。十一月迎母趙夫人及眷屬來官舍建將母樓張長人作記是歲黃多虎患余不覺獵心之動率健卒馳馬入山與虎值箭射銃擊一日殪五虎顧黃公景昰邵子湘長蘅聞而壯之各有詩紀其事

六年丁未

余三十四歲　十一月恭遇
覃恩贈先文康光祿大夫嫡母劉一品夫人肇授
承德郎室葉氏封安人生母趙以弟炘官中書
舍人封太孺人　十二月入　覲眷屬返里
廿年戊申
余三十五歲　覲畢旋黃州　十二月孫如金
生基出　是月監兌漕糧楚漕自　國初停運
至是年方行運北余一切籌畫期經久無弊旗
丁有倡聚船均兌之議者余極力申請事得已
附詳文畧　漕糧北運事屬創始務期軍民兩便

庶可久行無弊。職奉憲撥黃州衛二十四船。受兌黃岡縣漕米。於本月十五日。與卩開兌。其餘各船。職派定各次。行令赴彼候兌矣。五日以來兌過漕米九千餘石。刻期全完。軍民悅服。今二十日午時。忽有一二刁軍。倡言七十二船。須併聚一處。均勻受兌。已去之船。仍欲追回。人心惶惑。交受不前。糧署奔控紛紛。縣官詳請轉移職任監兌。不得不明白言之。蓋據軍欲聚船均兌以水次零星。領此失彼為辭。不思監兌者職。領運者千總。必由黃岡次及各縣。職與千總未到

水次。更有何人關兌。無勞彼此分顧可知。又稱襄荊二幫。同在省城受兌。欲引爲例。按省城水次。辰在一處。黃州水次分八處。豈可以彼例此。抵彼錯謬。盡此二端。若聽其均兌。大弊有五。一則人多生事也。一船旗丁水手。二十餘人。以千總所領。七十二船計之。一千四百餘人。合德安所四十一船計之。有二千三百餘人矣。人多勢衆。約束難施。其弊一。又需索無窮也。今以一船兌一倉之米。旗丁人少。糧里尚可支持。若均兌。則二千三百餘人。今攢聚蜂屯。魚肉糧里。勢所必

誤其弊二又泊船不便也水次各有大小如武
昌與國等處僅可停泊數艘今各次船隻齊集
停泊何所其弊三又往來可慮也今以派定水
次各赴彼處候兑甚屬穩便若均兑則往來江
面風濤可慮其弊四又稽查不便也循次開兑
可以嚴查盜賣折乾等弊若各船齊兑奸弊叢
起防範難周其弊五况黃岡已有成效各屬勢
如破竹萬一游移貽悞非小伏乞嚴飭運官速
照原派處所循次受兑漕運幸甚

八年己酉

余三十六歲　正月督漕艘過淮自樊口遡流
而下時武昌別駕丘曙戒象升亦督漕同行泝
櫂千里經小孤天門牛渚諸名勝頗有酬倡
三月抵淮與周侍郎亮工諸公看牡丹賦詩還
遊金山北固念二十七年前舊遊慨然久之適
萊陽玉叔兄琬自吳來因同探焦山宿海雲堂
有詩　四月由錫山抵吳門遊虎丘支硎虞山
所至讌集無虛日吳祭酒偉業計孝廉東尤為
傾倒　五月觀競渡罷返金陵寓邀笛步丁叟
繼之水閣與周侍郎袁籜菴于令諸公盤桓月

餘遂還楚刻將毋樓詩集修黃州洗墨池有記

附記畧

仕宦而至黃者每艷稱子瞻雪堂元之竹樓予瞻故有洗墨池在黃人罕知者余判黃之二年臨川張子長人過余言曰吾黃兵燹以來名勝悉委榛莽墨池一窪亦就湮獨趙文敏手書三字猶存瓦礫中余聞大喜命輿人移置東齋又三年爲康熙己酉余董漕自淮歸簿書多暇始從坡里坊求墨池舊址得之頹垣敗礎間於是芟榛莽剔朽壞决淤塗甃以文石周以欄檻俯視一泓瀏然泓然池故無橋今則跨池

爲橋。翼橋爲亭。而取文敏字揭之楣。既而曰。池復矣。無堂曷祠。乃建堂池東。祠子瞻。以張文潛秦少游配。兩先生固嘗遊黃。又蘇門士也。仍其名曰雪堂。々成。有餘材。建樓池西。祠元之。仍其名曰竹樓。鑿池因故址。雪堂竹樓。非其地而仍之者。從名也。合之爲宋賢祠。々既成。移予書之藏者。置樓上。移余東齋花木自中州來者。植池側。而旁爲數楹。招僧住其内。以供朝夕。未幾。張子復來。予與之周視池上。欣然曰。甚矣先賢之賴有良吾也。是烏可不記。予唯々。乃鑱石寘雪

拔上寫

堂壁閣

□十月聞趙夫人訃。

廿九年庚戌

余三十七歲。□正月。奔喪歸里。□十一月。奉趙

夫人匶。祔葬於文康公。

卅年辛亥

余三十八歲。□十一月。男至入邑庠。娶婦同邑

劉氏。慈谿知縣動女。男陸娶婦。夏邑崔氏。戶部

主事掄奇女。□男致生。蘗夫人出

卅一年壬子

余三十九歲。□正月。服闋著筠廊偶筆成。□五月。如都候補寓柳湖寺。龔尚書鼎孳。王吏部士祿。民部士禛。王叔兄琬。時過寺觴詠。冬。需次返里。□十一月。孫吉金生。陸出。

十二年癸丑

余四十歲。□商邑三十六里。每里十甲。每甲田多寡不均。多或至百頃。少僅數頃。里設里長一人。耑任催科。每當是役。則鞭笞累賠。身家糜碎及一年役滿。聽舊役僉報代者。往往擇肉而食。蔓延不已。因之豪有力者。多方營脫。而貧弱愈

田為邑大害而不知所救蓋數十年矣余家居
蒿目倡議軟指有田者按畝出銀公雇充役如
古雇役之意前害頓除邑人至今便之

廿三年甲寅

余四十一歲 四月男陸入郡庠

廿四年乙卯

余四十二歲 四月如都經鄒魯謁孔林孟廟
登泰岱抵都仍寓柳湖寺 五月男至食餼男
著入邑庠 十二月弟炘官戶部員外郎恭遇
覃恩贈生妣趙為宜人

十五年丙辰

十六年丁巳

余四十四歲。□正月補理藩院〻判。□三月編次商丘宋氏家乘八卷。□男著娶婦柘城李氏中書舍人芳廣女。□王阮亭祭酒選刻長安十子詩畧。余及葉井叔封、林蜚伯堯英、曾升六貞吉、田子綸雯、王幼華又旦、曹頌嘉禾、顏修來光敏、汪季甪懋麟、謝方山重輝也。

十七年戊午

余四十五歲。□正月孫岐金生墓出。□二月男

陸亡　巳三月陞刑部貴州司員外郎時漢人官郎署者事率不置可否滿官定稿後押紙尾而已余莅任日吏具說堂稿乃旗棍違例開典天津衛事已結咨直撫知照余謂既以違例定罪自當押令回京何咨內無此語取閱原案知吏竊刪去余以作弊按吏〻浼同官求寬余竟杖之此後寅入酉出每事親訊魏環溪先生時官大司冦極爲刮目　小黑子被勒奄割一案張天祿李廣才李四凡三人按律情願奄割者漢文本身並下手之人處斬滿文皆斬余以滿文

在後必錯譯因依漢文分首從小累子被勒免
罪造意竝下手之張天祿李廣才應斬李四為
從應流奉 旨情罪深為可惡引律是否相合
同官大懼余曰此案情罪原可惡但割人之勢
與割人之首有間今割首者分首從割勢者不
分首從非法之平同官無以難照原題覆奏將
滿文智字改正荷 □俞允 □十一月堂官保舉
才能奉 □命視榷贛關是月男至來省 □二
月偕錢介維栢齡男至出都時博學鴻詞諸公
集闕下以詩文相送者甚夥朱竹垞彝尊題曰

使虔錄別行文宿州男基著來迎遂携柩至歸
里除夕抵金陵
十八年己未
余四十六歲□正月發權龍江非風大作舟行
甚連落燈後抵南昌小泊即往贛州連旬積雨
江雲灘樹一望胥渺□二月莅贛關時逆藩初
平賈舶寥寥余竭除船税約七千金商賈悦來
額税不缺詳碑記□在虔多暇日與錢介維泊
兒子輩遊鬱孤八境通天巖以及綿津諸勝互
相倡和自號綿津山人寧都魏徵君禧和公禮

彭另菴士望先後過訪，和公留虔久，余於使院池上縛小橋以待，有使院牆東處士橋之句，傳爲佳話。歲暮男至來省。

【附碑記畧】今上十有七年，華自刑曹奉簡命，權關於贛。贛故閩粵孔道，而商賈舟楫所輻輳也。宰於是日夜籌所以搜蠹剔弊，凡斗尺權衡之不如法者正之，額外之陂入者已之，至則例所載顧是額餉在焉，雖欲寬而不敢也。獨貨物正單外，又有船稅，非舊制，稽之故籍，往時借以供修造兩關哨船，及四季賞舟船夫之用。

今實冊大牌已繳額銀又奉文解省舟車之費更何所需是船稅確乎宜革額宜革而又不革者何也利其入而撓之者衆也不使竊念九江窯湖諸關有算商貨者有算船料者大抵取此則漏彼未有船貨並稅如贛關之厲商者易不云乎損上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與其稽諸商也毋寧稽諸官且夫立法善則吾為官之利止於一年法不善則商之害被於世世而無已吾奉 朝廷命通商以補不足原非病商而求有餘吾敢負吾心以負 朝廷歟爰與同官籌

貼式畀君。進胥吏而庭告之。諭以商之衰苦。船算之非制。立為蠲除。猶懼後之君子。復行之也。故敘以不文之言。勒諸石。今夫除一弊法。雖創一弊法。易循例而行弊法。尤易之易也。先行者。禦人而取貨。賄武者。則以為當然而無逞矣。後之君子。其慎毋輕言復船算哉。

卅九年庚申

余四十七歲。正月差竣返櫂。自十八灘歷鄱湖望匡廬沿大江。所至與餞介維暨兒子輩捜討幽勝。賦詩題名。四月便道歸里。設祖塋及

文康公塋祭田各若干畝有記　五月復　命

如都刻雙江倡和集　承審河間私盐一案王

者佑等五人販私張文登等五人中途打奪同

官引新例至十人者皆斬余以正犯止五人不

及十人例應為首者斬餘發邊衛充軍打奪自

有應坐之條不宜輙引新例於堂官前力爭良

久卒如余議時別司援此例復活十二人高侍

郎念東先生出署晤施愚山閏章湯潛菴斌語

曰某佐秋部來祇此一事快心非宋君力不及

此　八月男著亡　十二月孫韋金生著遺腹

予

[illegible]十年辛酉

余四十八歲　□正月男筠生薛氏出七日氏遂

亡　□二月

仕孝

孝昭兩皇后歸山陵舉督夫昇請　□梓宮至壽臺

山恭謁

孝陵歸途經盤山得詩如干首名回中集舉以督

夫蒙　□賜綵紬二端　□三月陞本部福建司郎

中　□通州坐糧廳經紀王天福等與大通橋車

戶何天寵等百十五人以欠糧萬石許認辭連各官奉

旨戶部會同三法司審擬案隸本司時諸公有所曲護欲以光棍擬各役立斬官免議獨余與同司滿官偉君齊堅執不可於署於

朝會議月餘持之愈力後竟依司議各役照拖欠秋粮例責懲賠糧官奪俸當案未定時魏環溪先生曰此案君爭之固當恐不利於君奈何余猝應曰司官〻小棄之易〻耳先生默然

兄一不肖子賣身旗下併鬻其母〻告發同官欲斷歸旗余曰子賣母人世大變執不可母子

俱斷出而懲其子七月

上御瀛臺召滿漢諸臣泛舟　賜宴　頒賜彩幣

有差宴畢　賜菱藕恭有紀恩詩　十二月恭

遇

覃恩生母趙以弟炘官工部郎中贈恭人恭授朝

議大夫室葉氏封恭人

二十一年壬戌

欽四十九歲奉堂委纂修會典　保沐偕錢介

維男至遊西山得倡和詩一卷　保雅好法書

名畫襄從孫侍郎退谷周侍郎櫟園兩先生得

聞緒論自官卽署來吏奉敎梁眞定棠村先生

博考詳辨摩挲金題玉躞頗得此中三昧攈翰

墨緣如干卷

二十二年癸亥

余五十歲 □二月陞直隸通永道僉事兼屯田

驛傳海防河道漕糧餉務稅課倉場職最冗繁

咫尺 輦轂旗民雜處城狐社鼠因緣爲奸

□陵寢所在 □翠華不時臨幸又兩京孔道冠蓋

相望供億爲難憶先莊敏起家永平司李總督

倉場侍郎先文康以遵化道開府畿東凡犖今

日所部皆兩公舊治善政在人口肇敬承先德恒語人曰此官如破船泛大海茫無畔岸惟把定舵隨風所之耳寄湯潛菴斌書曰此間事繁人詐大不易治潛菴復札云事繁而御之以簡人詐而待之以誠余揭諸座右 上每幸古北口餙備粮糧車馬恒為霸昌扳累力辯方得少蘇當塞外回鑾奉行在兵部徼於通州雇馬車百輛限二日抵行在計程非四日不能至每車日費一金守候無期費殊不貲余議將塞外鞍匠屯舊所餘車妥官修整即用沿途驛馬駕車

事以立辦兵部閱視有難色余曰悮則罪孥公毋恐後果獲濟　是月奉檄偕部使按海濱地自鹽城抵山海關紆迴三千里地無堪税者得海上雜詩若干首

五十三年甲子

余五十一歲　是月理旗民爭訟查邊口修倉廒先後與部使歷漁陽檀州屢遊盤山五峯冶山各有詩　是月孫如金娶婦夏邑李氏安肅知縣會生女

五十四年乙丑

余五十二歲。正月。孫如金婦李氏亡。二月。以事過遵化練泉。泉在城東北隅。先文康嘗築亭與客泛舟。後以地震泉涸。余至泉。泉忽湧出。都人士驚喜。建堂泉上。余題曰來泉。賦詩刻碑置堂側。五月。上幸古北口。奉檄修治橋梁。遊石盆峪。玉田縣旗棍賈二等窺鄰女岳氏病痢夜起。挾去羣姦之。復令湯二往紿其父仲金。亟贖女以掩醜聲。仲金老而愚。予錢三萬九千。始釋女歸。仍留其褲鞋。有陳四決子亦留褲帶銀圈。更索重賄。仲金不得已。控縣。縣解道親

訊証據鑿〻二大言曰事縱實公外官不能杖我余厲聲曰吾不能杖汝能殺汝解中丞于公成龍公具題奉 旨親審獄成奉 旨本地處斬法紀一振 □薊州高民惠等以千金開典託趙良璧守管鑰良璧實不名一錢有旗棍趙應第者藉口良璧舊逋竟奪其典州守瞻狗枉斷余執法駁正之 □遵化庄頭劉白虎等十人武斷一方實未嘗爲盜州守惡而入其罪余爲平反

二十五年丙寅

余五十三歲。是三月。條議十事。曰清旗訟以除民害。勝旗人以入保甲。給腰牌以察旗人。發料價以蘇驛困。停設法以杜加派。革倉弊以紓民困。稽筏手以防逃盜。（永平大有所益）飭駐防以戢擾民。禁重利以恤民艱。興教化以厚風俗。中丞于公嘉奬飭行。

七十六年丁卯

余五十四歲。是三河令彭無山鵬治行為畿輔第一。可發奸摘伏。不畏彊禦。宗余以強項令薦之中丞。是余在潞河四載。雖簿領轇轕。於署中建漫

堂與盤山智公。為方外遊。名士在都下者。時就余倡和。尤檢討侗贈詩。有錢穀兵刑交旁午。文章馬槊任縱橫句。○二月。孫如金繼娶同邑侯氏。貢生方揆女。○四月。陞山東按察使。帶罰俸三十餘年。蓋異數也。是月。即抵濟南任。○嶧縣捕役李玉生。遇戴明携妻鄒氏田作。誣以盜。縛之樹。玉逼氏古廟行姦。余詳題正法。濟南衛徐士貞被盜。衛弁勒改仇殺。誣執楊開美等六人。擬辟。內二人斃獄。臨朐官衙被刼。捕役誣周青年等五人為盜。余悉為昭雪。乃條議誣良之禁

當嚴刁訟之風。當懲獄中積骸。宜瘞解役疎脫。宜慎循環比簿。宜革數事。奉院飭行按察司獄及府縣獄。出積骸千餘。他郡邑無算。循環簿大縣約費五百金。中下遞減。革後每歲約省三萬金。余初不知。安丘張杞園貞具為余言之如此。

舊例臬司與藩司分火耗銀。最可鄙笑。余力除之。山左獄訟繁多。前官率以酬應廢事。余案必親訊。不讌會。不遊觀。不吟咏。半載計審結重案三百餘件。十月奉

特旨陞江蘇布政使。瀕行賦濟南雜詩有齊州六

月不題詩句。旨一月吏部題覆三河縣王士

拔被刼案奉

旨宋犖着從寬免於新任罰俸一年。旨十二月

抵蘇州。　日孫華金生。產出。

七十十七年戊辰

余五十五歲。　日正月查出司庫虧空銀三十六

萬六千五十四兩。詳題追補。　日邳州桃源睢寧

徐州逃亡人丁。四萬八百六十有五。句容長洲

靖江。金壇丹徒。江都版荒坍江田地。二十萬四

千九百六十四畝。俱詳請題豁。　日採辦銅觔一

案每年額辦銅十七萬觔餘以定價不敷詳請
停辦奉　旨每銅一觔增價三分五釐後湖
廣江西等省援例一概增價
附銅觔詳文畧　查銅觔一項於康熙二十三年
戶工二部會覆錢法侍郎題請議於江寧蕪關
蘆課銀動支一萬一千五十兩辦銅十七萬斤
竊思江南非產銅之區更非聚銅之處商販稀
少價值高昂兼各關歲歲購辦搜刮殆盡且十
七萬斤為數甚多以極多之銅採之不產之地
何怪乎市價騰湧屢煩籌畫終難集事也按照

部價。每斤六分五厘。各處市值。則每斤一錢七八分不等。大部可以責之藩司。而藩司豈能強取之商賈。計銅千七萬斤。照市價約算。虧不敷銀幾二萬金。卽將養廉薄俸。盡數全捐。何補於事。其不便者一。再銅觔解部。向雖詳明。每担動支蘆課。水脚給銀六分五厘。計程數千里。迢遞長途。費用百端。纖微水脚。不足數用。其不便者又一。況此部價外。不敷銀兩。實係無米之炊。前司計窮力竭。勢不得不飭令產蘆各屬。照額動辦。而州縣官。俸微力薄。勢不得不派諸洲民

輸納。是從前辦解銅觔。內部名雖責成諸司。究竟賠累實係洲民。此尤不便於民之大者也。本使司既不敢仍踵積習。使洲民承辦以滋詿戾。如令自行採買。除動支蘆課一萬一千五十兩外。約少銀一萬九千五百兩。有奇。解銅之費。尚不在內。如許多金。而責之數十年飲氷茹蘗之窮員。賠辦無加。勢必貽悞。與其被參於異日。何如裒額於斯時。所當亟請會疏入告。懇將此項銅觔。分派產銅省分。價值稍賤。可以辦解無悞。在江省洲民。永免賠累之苦隊

四月孫如金入邑庠　奉

特旨陞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等處地方兼理軍務　五月赴任　六月舟次天門聞楚中叛兵夏逢龍之變余飛舸兼程前進十五日抵湖口會本標弁兵先期奉署院遣赴楚援剿者以索餉逗留九江余檄取湖口庫銀委員給散手檄飭令遄發二營帖然舟阻風石鐘山禱於湖神風忽轉一夜過鄱陽湖至昌邑接受

關防　奉命旗牌十九日抵署受事江右數月若旱涖任日大雨滂沱四郊霑足是時蘄黃半

已諭戚江省震鄰協將阮述等請兵請餉絡繹不絕余悉心籌畫接濟。是月晦有奸徒李美王袁大相謀不軌賴

聖天子威德偵知姦謀乘夜計擒二兇旦即斬之懸首藁街餘黨鳥獸散亂遂平余於是夕效王文成平宸濠故事預撰書告諭於正法頃即懸示各門有原無黨羽並不株連一人語廣濟老友張仁熙以張肖甫定浙亂（吳江[illegible]龍藻）相況其誅叛防禦機宜詳余二疏及同里劉榛記中余別有禦變詩

附黔變紀畧

看得叛犯李美玉袁大相係原督標裁兵東湖廣叛變暗勾匪類謀爲不軌經臣標中軍遊擊詹英偵知密報隨差候補遊擊趙永吉密拿二犯到臣同司道會審據供勾連匪黨三千多人佈散西字紙帖身穿白衣爲號謀於本年七月初間殺官劫庫赴湖廣合夥歷審供吐情真切江省界連楚地人心風鶴若不亟正典刑無以震懾姦黨且恐遲則變生爲害匪小臣於訊後謹請　王命將李美玉袁大相立刻正法以安反側至所稱黨羽未經指實槩免

深求。合應咨明題報。

分兵疏畧

江省接壤楚境。在〻需兵。最緊要者。無如南昌所屬之寧州銅鼓。武寧。靖安。界聯湖廣防守尤亟。查寧州銅鼓營。止額兵二百名。武寧營。止額兵一百八十名。靖安縣。原係南昌鎮標。撥防兵丁九十五名。前因楚省兵叛。南昌鎮臣陳平。已經撥發駐防在案。臣猶恐各處兵力單弱。復面商鎮臣。將抽調撫建廣各營之兵再行添撥。以防逆賊散遁。協拿勦滅。當檄令建昌營千總洪玉。帶兵一百名。添防寧州。令鎮撥

千總黃善。把總劉高。帶兵一百五十名。同銅鼓營把總王國柱。帶兵前往銅鼓之碌頭。崇鄉。各隘分防。撤令撫州營把總洪章。帶兵五十名。漆防銅鼓城池。檄行廣信營把總文玉。帶兵一百名。添防武寧縣。同前撥千總廖瑞麟。帶兵一百名。於楚界牛尿嶺駐劄。至袁州之萬載縣。家通瀏陽。山僻小徑。直達湖北。亦係緊要。臣思各處實無兵可調。不得已。將前題調南贛各標營官兵之內。撥發三百名。前往袁屬協防。以資擊勦。所有江省界連楚省地方。前後撥兵防守情由。

照旧錄
記与周記須
以行間注在
樂變詩下

臣謹案旣題

剿劉櫆記略

先是楚有去籍之卒。踞山要餉。撫軍柯公永昇易之。遣十餘騎往逮。卒遂叛。公及參政蔡公映榴。同日死。妖獻縱橫。連破二十餘城。勢洶洶不可知。會宋牧仲先生。受撫西江之命。西江密邇寇氛。人情蠢動。先生飛檄入境。靜以鎮其搖撼。誡以收其心膂。嚴以飭其戎行。明以申其賞罰。浹旬而秩然有備矣。六月晦。有李美玉。袁大相者。裂紙書酉字為符。勾詰城內外三千人。約詰旦劫舉而行事。先生聞變。設方略。

乘夜窠擒以來問刑直承不學文武諸寮屬皆
惶惶城中士女半逃部下士甲而坐帷中客有
危而去之者方伯王公業與一傳不十日死先
生高眠徹曉從容起三擂三吹升堂一切如常
朔傳畢再鞫二人無異辭命中軍遊擊詹英奉
天子所賜節兩力士縛昧首握刃擁二人出西
轅門外立斬之即張信示曰倡亂者已誅餘不復
問其黨方伺二渠指揮如約日高不見俄聞轅
門砲鳴而二渠之首已懸纛竿矣衆乃疑神疑
鬼不知發露之自而冢驚魚散四竟帖然以寧

此下所宜開一周記具一篇 稿存京邸在此頁內 樓上空一格寫

設使是時。需不先發。怯不早斷。是一舉而西連於楚。聲勢互倚。警及百粵。遺□顧堂之憂。不知如何矣。而談笑定之。是亦以平。伊誰功歟。余適遊豫章。見主人禦變方畧。而奇其孱孱書生。輒能定大難。而暇豫有餘勇也。故為之[illegible]。

□南豐縣土匪作亂。余飛檄捕首惡劉閏等。正其罪。餘黨懾服。民獲安堵。□江右疊經兵燹。閭里凋敝。兼吏治淆濁。民不聊生。余開誠布告。如地丁加耗。漕糧積弊。郡縣私派。詞訟婪賄。考試營求。皆嚴行禁革。至食鹽更為大害。前人陋規之

皆
滿
第二字

外加之借貸官役承望風指種種朘剥奸商因
而網利鹽價騰踊百姓有終年淡食者余加意
革除重困頓蘇終余任不改丁孝廉弘誨效誠
齋體贈余詩云士子知向學百姓始喫鹽事事
皆寛大惟有論詩嚴人傳誦之 只月修徐孺
子墓祠[illegible][illegible] 口九月先是南昌吉安撫州饒州
四郡稅課司藉部行設立木榜按貨徵收儼同
四關余聞駭然亟命毀其榜照額但徵行戶商
賈大悅 口題報寧州宜春等十二州縣秋被旱
災免銀七萬九千六百餘兩 早月觀風各郡

去三字

邑錄士若干刻試卷曰江右采風錄 請停贛州賈稅請給採辦竹木價直[illegible]

（附請停賈稅疏畧）看得贛州府全書，額編賈稅入門稅、橋稅、三項，未設部司以前，俱係通判經收分解，橋稅銀兩，在於過橋商貨內抽收，其賈稅銀，一百八十四兩一錢九分，腳耗銀五兩一錢五分七釐三毫二絲，原與入門銀稅三百八十二兩五錢三分二毫，總在進城客貨內，每兩抽銀二分，以之分款起解，是賈稅與入門稅，起解雖各有款目，而徵收實屬一項也，迨後奉

旨專差部司監督　勅書開載止有舊稅門稅二項未將貨物歸入遂致此項懸欵虛著該府不無賠墊之苦乃於康熙十四年革職已故知府萬文麟朦混創議將郡城內外一切貨物凡額關徵收入門稅一兩者另徵貨稅二錢詳定抽收從此一門兩稅一貨兩徵之弊起官得藉以横徵吏役藉端勒索種種害商流弊至今臣涖任以來首以地方利弊徧行咨詢據贑南道將此貨稅一項實屬商民受困詳請具題並移准監督贑關稅務臣盛符升移覆貨稅既係原

於門稅每兩抽銀二分內。分款起解。應從所請
以恤商民等因。臣查門稅貫稅。俱屬朝廷錢糧
如歸併關徵。而有虧 國課。臣何敢冒瀆。惟是
一經歸併。於 國課分毫無損。而商民十餘年
之積困。可以頓蘇。伏乞 睿鑒將此貫稅。歸併
贛關。 勅部載入勅書。一併徵解。每年聽部司
報部考核。除去知府考成。永遠遵守。則商民獲
免一貨兩徵之重困。咸戴 皇仁於無疆矣
請給竹木價值疏略 江右地瘠民貧。自經兵燹
之後。閭閻凋敝已極。臣叨膺重任。亟思興利除

奬。今據署布政司詳稱。江省每年奉文採買紫竹一百一十六根。貓竹四千五百根。楠櫃木六十根。內惟康熙二十三年。初次採買楠櫃木。奉部撥給價值。其餘挨年採買竹木。俱分派各屬捐解。如紫竹。則取給饒州府屬。貓竹。則通派闔省州縣。楠櫃木。則係南康九江二府。輪流捐解名雖官捐。其實累民。議動正項採買。委員運解請題前來。臣細繹原奉部文。雖未開有撥給錢糧字樣。而於初次採買楠櫃木部文內。已有價值行令地方官撥給。毋得濫派小民等語。關載

甚明。且既曰採買。自應具文請明部示。准給價值。何得輒以捐解爲名。致貽民閒歷年重累。此皆從前各官奉行不善之咎。伏乞　勅部。嗣後採買竹木。准令動支正項錢糧。解運報銷。則全省之民。得免重累矣。

恭遇

覃恩。贈王父福山公通議大夫。嫡王母張。生王母丁。生母趙。俱贈淑人。夢授通議大夫。室葉氏。封淑人。　更定從前所著詩稿。成名曰。綿津山人詩集。　十二月疏請給沿途解犯口糧